

## 岳父

分子醫學研究所 博士班 彭士桓

岳父，那位代替你照顧老婆好些年的人；那位你不是很熟卻要叫他爸爸的人；那位在婚前仔細檢視你而婚後想當你朋友的人；那位百般不捨的男人。大二那年的冬天，我們走在繁華的臺北街頭，輾轉搭上了公車，窗外的景色漸漸從都市轉向工業。人來人往的喧鬧，鮮紅的汁液在柏油上成了印象派，一種熟悉卻又陌生的感覺。皮膚白皙打扮亮麗的妳走在這卻顯突兀，妳笑笑地牽著我的手穿過了擁擠巷弄，來到妳故事的起點。機車並排同守衛般阻擋入口，那幽暗的長廊終點有部舊電梯，霉味伴著菸草味充斥著建築物，緩緩上升的電梯激發著緊張情緒，「叔叔你好！」故作鎮定地向她爸爸問安。理著平頭、皮膚黝黑面頰泛紅、穿著寬鬆上衣的他嚴肅中帶著笑容，那是個好的開始，雖然我難以理解面前這位與我生活非常遙遠的男子是她的爸爸。他理所當然地開了幾罐啤酒抽了一包菸，故作鎮定的調查一番。窗外的風吹散了煙好讓彼此看得更為清楚。

每逢過年過節總是要禮貌地拜訪，慢慢熟悉也成了習慣，但還是不太了解叔叔的個性與過去，或許他也一樣。從我的她口中試著將線索拼湊著，「他當初帶著幾千塊就帶著我母親從高雄到台北打拼。」、「他在電子業工作過後來被朋友騙了，因此背上債務。」、「他曾是汽車界的百萬銷售員。」、「我國小時他買了現在這間公寓。」、「他們開過餐廳，我小時候很辛苦幫忙他們送菜洗碗。」、「他們現在在市場作豬產品的批發，凌晨兩點工作到早上十點。」、「我爸他不愛出門，出門就是去看廟會活動。」我彷彿可以進入那些歲月，有點像是台灣時代的縮影。即使得知了許多情報，吃過無數次的飯，有過許多的交談，我跟他始終有著隱形的距離。

七年的時光，走過了求學的生涯和情感的磨合，我們談及婚嫁，我們規劃著未來生活的藍圖。在此之前，叔叔總是笑笑地問我何時要娶她女兒，而我也只是用笑來答覆。提了親，從他手上接過她的生辰八字，合了日子，一切的繁瑣隨著日子慢慢減輕。眼看著時間到來，有天晚上叔叔接過了朋友的邀約要赴一場飯局，在家不遠處，他要我騎他的摩托車載他。夏日的晚風一樣拌著悶熱髒亂，他坐在後座默默地說：「我女兒脾氣很不好，我知道，你要多多包容她、好好照顧她。」後來就陷入無止盡沉默，直到餐廳的門口。我的視線穿過那鄉土餐廳的落地窗，望著他幾杯黃湯下肚嶄露笑容，我這才離開。

白光聚焦在我，我一身筆挺的西裝讓胸花開得燦爛。昏暗的宴會廳響著浪漫感人的弦樂，我站在紅毯的中央等待著。門一開，他和她緩緩朝我走來，那個腳步太過沉重，每一步都閃著回憶，賓客無不起立鼓掌，但對他而言只想沉醉在這短短的二十步。他看著我，混濁的雙眼顯得格外透亮，他努力的忍住心中的激動，他一句話也沒說的將她的手交給我。他倚著牆，望著天空，那冉冉上升的煙霧，他的眼淚早已聚在上午的那盆水，潑在路面隨陽光蒸發。